

散
文
诗

在神殿门口

我用圣火净化我的嘴唇，以便谈论爱情，然而我开口时发觉自己说不出话来。

我还不懂得爱情的时候，我经常吟咏爱情的歌曲，
然而我学懂爱情的时候，我嘴里便变得没有语言、只有气息，

而我胸中的歌曲也归于深沉的寂静。

过去，你们总是向我询问爱情的秘密和神秘，

我总是侃侃而谈，很有把握地回答你们。

然而，如今爱情已经用衣裳把我打扮起来，

却轮到我来向你们请教爱情的一切方式和一切奇迹。

你们中间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来向你们询问探讨我的自我和我的内心。

你们之中，有谁能向我的心敞开我的心，

向我的自我透露我的自我呢？

告诉我吧，这在我胸中燃烧，消耗着我的力量，消融着我的希望和欲望的，

究竟是什么火焰啊？

这些轻盈的、温柔的、迷人的手，

在我孤独寂寞的时刻里拥抱我的心灵的，

在我那心的杯子里注入了混合着欢乐的辛酸和痛苦的

甜蜜的醇酒的，

究竟是什么手啊？

是什么翅膀在寂静的长夜里绕着我的床盘旋又盘旋，

使我通宵不寐，守望着——我不知道守望着什么；

我谛听着我听不见的，凝望着我看不见的；

沉思着我不了解的，占有着我不曾获得的。

唉，我通宵不寐，唉声叹气，

因为对我说来，叹息和悲哀倒比欢笑和热闹可爱；

我通宵不寐，落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的手掌之中，它杀死了我，然后又使我复活，

直到天色破晓，我的屋子角角落落里都充满阳光。

这时我倒入睡了，而我那不寐的阴影仍旧在我枯槁的眼睑之间颤动，

一个梦的幻影在我石头床的上方徘徊。

我们称之为爱情的，它究竟是什么？

告诉我，藏在我们的生命外衣下的，活在我们的生存的心里的，

这神秘的秘密，它究竟是什么？

作为一切结果的一个原因、一切原因的一个结果而到来的，这莫大的解放，它究竟是什么？

催促着采集死和生，并由此创造出比生更新奇、比死更深刻的梦来的，

这种鞭策，它究竟是什么？

告诉我，我的兄弟们，当心灵感受到爱情的雪白手指抚摩的时候，

告诉我，你们之中有谁不愿意从生的睡眠中醒来？

当他心爱的少女呼唤他的时候，
你们之中有谁不愿意抛弃他的父母和他的出生之地？
你们之中有谁不愿意穿越沙漠，攀登高山，远涉重洋，
去寻找心向往之的她呢？

如果有个人儿，她的气息、声音和爱抚，他觉得甜蜜
而又健康，如果她在天涯海角等他，

当真有什么青年不情愿追到天涯海角去吗？
面对一个关心他的渴望、答允他的请求的神祇，
什么人情愿把他的灵魂当作香来焚烧呢？

只不过是昨天，我站在神殿门口，
向来往的过客，询问爱情的神秘和恩泽。

一个中年人走过，枯槁憔悴，愁眉苦脸，他回答道：

“爱情是我们从最原始的人继承下来的天生的弱点。”

接着是一个青年，身体健康，胳膊粗壮，歌唱着走来：

“爱情是伴随着我们的生存的一种刚毅果断之情，它把
现在同过去和将来的时代都连结起来了。”

其后经过的是一个满脸愁容的妇人，她一面叹息一面
说道：

“爱情是一种致命的毒液，可怕的毒蛇从地狱深渊里把
它撒在空间，

让它化为露水降在饥渴的灵魂上，

于是那灵魂从此就变得沉醉片刻，清醒一载，垂死永
无穷期。”

可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面色红润，朱唇嫣然，她说
道：

“瞧，爱情是一种琼浆玉液，由黎明的新娘们斟给强壮

的人们痛饮，

使他们容光焕发地站起来面对黑夜的星辰，兴高采烈地面对白天的太阳。”

此后来了一个穿深黑袍子的男人，稀稀朗朗的胡须飘拂在胸前，他严厉地说道：

“爱情是一种愚蠢，随着青春的黎明来临，跟着青春的黄昏远去。”

而跟在他后面的人倒容光焕发，神情安详，以安宁平静的欢乐情绪说道：

“爱情是超凡人圣的智慧，它使我们内在的和外表的眼睛明明昭昭，

像神祇一样明察万事万物。”

接着走过来一个盲人，他用他那陈旧的拐杖叩着地面探路，他说话时嗓音里夹着呜咽：

“爱情是笼罩灵魂、遮蔽人生景象的浓雾，

使灵魂只看见它那欲望的影子

消失在巉岩之间，

只听见它在凄凉山谷里叫喊的回声。”

然后是一个年轻男子经过，他一面弹奏七弦竖琴，一面唱道：

“爱情是敏感的自我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神圣的光芒，照耀着周围的一切，

使自我得以把世界看作是在青青草地上列队前进的仪仗，

把人生看作是介乎两次觉醒之间的一个美梦。”

尾随着这年轻男子的，是个衰老的人，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战战兢兢，说道：

“爱情是悲伤的肉体在寂静的坟墓里得到安息，
是灵魂在永恒的堡垒里确保安全。”

最后来了个年纪不过五岁的小孩儿，他一边儿跑一边儿嚷道：

“爱情是我的父亲，爱情是我的母亲；
除了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没有人懂得爱情。”
如今白昼已尽，所有的人都在神殿门口经过了，
人人都讲到了爱情，
人人在每个字里都泄漏了他自己的憧憬和欲望，
也透露了人生秘密的神秘。

黄昏完全来临，流动的人群各走各的路了，
万籁俱寂之时，
我听到神殿里一个声音说道：

“一切生命都是孪生的：
一个是冰冻的小川，
一个是燃烧的火焰，而燃烧的火焰便是爱情。”

于是我走进神殿里，一躬到地，跪下来恳求，
并且秘密地在我心里曼声祈祷：

“主啊，让我充作燃烧的火焰的燃料吧，
上帝啊，让我充作圣火的燃料吧，
阿门！”

启 示

夜渐渐深沉，睡眠把它的斗篷覆盖在大地的脸上，
这时我离开了我的眠床，去寻找大海，我同我自己说：
“大海永不睡眠，大海的清醒不眠给失眠的灵魂带来安慰。”

我到达海滨的时候，大雾已经从山顶上降落下来，遮盖着世界，就像面纱装饰着少女的脸。

我站在海滨凝望着波涛，谛听着涛声，思索着藏在波涛后面的力量——

这力量与风暴一起奔腾，与火山一起咆哮，与嫣然的花朵一起微笑，与潺潺的溪流一起奏乐。

过了一会，我转过身来，嗨，
我瞧见三个人影儿坐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
我看到雾霭遮掩着他们，可又遮掩不了。
被某种我不知道的力量所吸引，我慢慢地向他们所坐的岩石走去。

我站在离岩石几步路的地方，凝望着他们，
因为那儿有一种魔力，它使我的目的明朗化具体化了，
并且触动了我的幻想。

这时候三个人影儿中有一个站起来了，他用一种在我听起来像是发自大海深处的声音说道：

“没有爱情的生命像是没有花或果的树，而没有美的爱情就像是芳香的花、没有种子的果。

生命、爱情、美，三者统一于一个自我，自由自在，无穷无限，

既不知变化，又不会分离。”

他说罢就重新坐在他的位置上。

于是第二个站起来了，用一种像是激流奔腾澎湃的声音说道：

“没有反抗的生命像是没有春天的季节。

而没有正义的反抗就像是春天埋在干旱荒芜的沙漠里。

生命、反抗、正义，三者统一于一个自我，其中既无变化，又无分离。”

他说罢就重新坐在他的位置上。

然后第三个站起来了，用像是雷鸣隆隆的声音说道：

“没有自由的生命像是没有心灵的肉体，

而没有思想的自由就像是混淆是非黑白的心灵。

生命、自由、思想，三者统一于一个永恒的自我，

既不消失，又不化为乌有。”

接着，三个人都站了起来，用庄重威严的声音说道：

“爱情和爱情所产生的一切，

反抗和反抗所创造的一切，

自由和自由所孕育的一切，
这三者是神祇的三个方面……
而神祇乃是有限的和有意识的世界之无限无穷的心灵。”

随之而来的是寂静，寂静中充满了看不见的翅膀的振动以及缥缈的身体的颤栗。

我闭上了眼睛，静听着我所听见的格言的回声。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只看见大海藏在一条雾霭毛毯之下，

我向岩石走近去，

我只看见一炷香烟冉冉升向天空。

灵 魂

……于是众神之神便创造灵魂，按照美的模样制作灵魂。

众神之神赋予灵魂以黎明微风的温柔，花的芳香，月光的明媚。

神也给灵魂以欢乐的酒杯，并且嘱咐道：

“除非你忘掉了过去，抛弃了将来，你可别喝这欢乐的酒杯。

神也给灵魂以悲哀的酒杯，嘱咐道：

“喝吧 喝了你就懂得欢乐的意义了。”

神在灵魂里存放了爱情，发出第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时便会离去的爱情，也存放了甜蜜，吐出第一句傲慢不逊的话时便会逃之夭夭的甜蜜。

神做了个手势引导灵魂走上真理之路，

神在灵魂深处安置了一只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东西的眼睛，

神在灵魂里创造一种幻觉，它像一条河，载着幻影和活动的形象川流不息。

神给灵魂穿上渴望的袍子，袍子是天使们纺织而成的，原料来自彩虹。

神也在灵魂里放进了迷惑昏乱的黑暗，那黑暗是光明的影子。

神还取来了愤怒的锻铁炉里的火，
从愚昧的沙漠里刮出来的风，
神从自私自利的海滩上采集了沙子，
从时代的脚下采集了尘土，
神就这样的制作了人。

神赋予人以盲目的力量，这力量在激情疯狂的片刻里一跃而为火焰，在欲望面前又躺倒了。

神赋予人以生命，而生命就是死亡的影子。

于是众神之神微笑而又哭泣，神懂得一种无垠而又无穷的爱；

神就这样的把人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夜 歌

夜是默不作声的，
梦躲藏在寂静里。
月亮正在升起——
月亮有眼睛守望着白昼。

来吧，田野的女儿，
让我们到
葡萄园里去，
情人们都在那儿约会。
因为，也许在那儿
我们也会以爱情的美酒
为我们的欲望解渴，

听哪，夜莺
把它的歌声
倾注在幽谷里，
而众山已使幽谷
充满了薄荷的绿色芳香。
别害怕，亲爱的，
繁星将对我们的幽会严守秘密，

而温柔的夜雾
亦将遮掩我们的拥抱。

别害怕——
神灵的年轻的新娘，
在她那迷人的山洞里，
沉醉于爱情，
躺在那儿沉沉睡去，
几乎躲过了
女神的眼睛。

即使神灵之王万一走过，
那么爱情也会使他转身折回，
因为，难道他并非跟我一样是个情人，
难道他自己心里的痛苦
不是一吐为快？

我的灵魂劝导我

我的灵魂同我说话，劝导我爱别人憎恨的一切，
劝导我同别人所诽谤的人们友好相处。

我的灵魂劝导我启发我：爱不仅使爱者尊严高贵，而且使被爱者尊严高贵。

在此之前，我认为爱是彼此挨近的两朵鲜花之间的一丝蛛网；

如今在我心目中，爱变成了神圣的光环，无始无终，
环绕着已经存在的一切，而且永远在增长扩大，以拥抱那行将存在的一切。

我的灵魂劝导、教育我洞察那被形式和色彩所遮掩的美。

我的灵魂责令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被认为丑的一切事物，直到我看出美来。

在我的灵魂这样责令我劝导我之前，
我看到的美仿佛是一炷炷浓烟之间的摇曳不定的火焰，
可是如今浓烟消散了，化为乌有了，我只看见熊熊燃烧。

我的灵魂劝导我责令我谛听那并非来自舌上嗓间的声

音。

在此之前，我的听觉迟钝，只有喧哗吵闹和高声大叫传到我的耳边，

可是如今我学会了谛听寂静，
听见了寂静的唱诗班唱着世纪的歌，
吟咏着空间的诗，解释着永恒的秘密。

我的灵魂同我说话，劝我用那不能倒在杯里，举在手里，

也不能沾在唇上的醇酒解渴。
在此以前，我的干渴就像是灰堆里的一点暗淡的火星，
随便哪个泉水的一滴水，就把这火星扑灭了；
可是如今我的强烈渴望变成了我的杯子，
爱情变成了我的醇酒，而孤寂则变成了我的欢乐。

我的灵魂劝导、责令我寻求那看不见的事物；
我的灵魂向我启示：我们掌握在手里的，便是我们的欲望所追求的。

过去我满足于冬天的温暖和夏天的凉风，
可是如今我的手指变得像雾一样，
让手里掌握的全都落掉，同我的欲望如今所追求的、看不见的事物混成一片。

我的灵魂同我说话，邀请我呼吸一棵树的芳香，
这棵树无根，无干，无花，没有人看见过。

在我的灵魂这样劝导我之前，我总是在花园里，在插着馥郁的香草的瓶子里，在盛着薰香的器皿里，去寻找芳香；

可是如今我只知道一种不能点燃的薰香，
它发出的香气，较之大地上一切花园里的气息，以及
宇宙空间一切风所吹送的气息还要芬芳馥郁。

我的灵魂劝导我，责令我在未知而危险的事物呼唤我的
时候，一定要回答道：“我来了。”

在此之前，我只回答过市场上叫卖者的声音，
只走那有地图可凭的、大家都走过的道路；
可是如今那已知的成了一匹骏马，以便我跨上去寻求
那未知的，
道路变成了一架梯子，我可以借此攀登危险的顶峰。

我的灵魂劝导我，忠告我用这句格言衡量时间：
“有过一个昨天 并且行将有一个明天。”
在此之前，我认为过去是个已经消失和行将被忘却的
时代，
而将来是个我所达不到的时代；
可是如今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在短促的现在里，一切时间，以及时间中的一切，
都完成了，实现了。

我的灵魂同我说话，给我启示：我不因“这儿，那儿，
远在那一边儿”这些话而为空间所局限。
从前我站在我的山上，其他的山似乎是远的和遥远的
的，
可是如今我知道我所居住的山事实上便是众山，
我所下降的山谷包括一切山谷。